

引 言

在传播学引进中国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人正在为一个话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话题的核心是一个被称为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的新词汇。无论是阿尔文·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中，还是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趋势》里，或者是梅尔文·德弗勒在他的《大众传播学诸论》中，都热切地欢呼这个新社会的到来。进而，信息基础结构国际会议发布了《信息时代宣言》：百万年蒙昧，数万年游牧，几千年农耕，几百年工商，如今，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由工业时代迈向信息时代。这些热切的欢呼和豪迈的宣言告诉我们：在这个社会里，与其说是自然资源不如说是信息和知识成为人类的主要资源以及力量和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听着像是个美丽新世界，但是，这不会是骗子的噱头吧？刚跨入 21 世纪的人们对那些大嘴未来学家们有些将信将疑。

然而现在，处在世纪之交时的喧哗与躁动似乎悄悄开始退潮。跨入新世纪，人们不再把所谓信息社会的论断看做未来学家们夸夸其谈的浮言，甚至几年前曾被指为江湖骗子的大胡子尼葛洛庞帝，现在更多的被尊称为数字化传教士。他的《数字化生存》这回也成了数字化圣经、数字化启蒙读物。迷迷糊糊似乎一夜跻身于所谓信息时代数字社会的人们，了解一下自己到底身处何方，到底要怎样从原子生存进入到比特生存，于是，以非比特存在的数字化圣经成为案头必备，人手一册。

因特网、比特、带宽、.com、在线、虚拟、超文本、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生存测试……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网语开”。在一贯对新事物嗅觉灵敏的大众传媒的热情吆喝中，被那些新名词晃得眼花缭乱的人们，纷纷应声入网。这张象征信息社会开端的互联网，拉开了人类传播新世纪的序幕。

新世纪的天注定是互联网的天。

大概从上世纪最后两年起，一贯遭受冷眼的网虫们突然成为世上最酷的“虫”；玩网的“虫”一时间成为这个半工半农国度中最牛的一族。无论是张朝阳那样的“海龟归派”还是丁磊、王志东那样的“土炮们”，统统成为万人景仰的偶像型传媒新贵。网络演义风生水起，1精神和e精神弥漫在中华大地的上空，.com的大旗飘扬在各大城市的主干道上，网站就像雨后的蘑菇茸茸地生长……于是有人说了，在这个卖什么都过剩的年代，网络故事却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划不完的火柴。

互联网的天也是白云苍狗飞速变化的天。

网络的无限可能性和太多的变数，令我们对网络的未来不敢胡言乱语；但我们至少已经看到，在这个观念与事物急速淘汰的网络时代的今昔巨变。两年前，“你上网吗”这个曾经很前卫的问题今天已经变得很老土了，两年前也许还仅仅是一种时髦抑或是一种被有限使用的工具的网络，在今天这一个.com时代似乎已经成为每一个人必须义无反顾选择的生活方式。关注新经济、投身e生活、争做新人类——网络就是新世纪的第一个狂欢节。有幸经历网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意过程，不由人不高喊“我为网络狂”。

互联网的天更是人类传播的新天。

它让信息聚成无边无际的海洋，又让这海量的信息以光速奔流在蔚蓝的星球；它让地球成为一个覆盖满电子神经网络的迷人村庄，让电子时代的居民们享受天涯若比邻的快慰；它让报纸不再是报纸、电视不再是电视，也让记者不再只是记者、观众不再只是观众……

从远古时代凿壁为言的初民走到如今这个地球村的电子居

民，似乎就在电光火石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网络时代的传播，我们为此而欢呼！

第 1 章 网络传播：在 时空隧道穿梭

网络的变革真是一日千里，有人如此感叹：才 6 年哪，一代人不曾老去，但互联网上已历经了几代人的天下。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人们对网络日日刮目相看的新习惯。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这样的事实：当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新闻学院的莫里斯 (Merrill Morris) 说“如果我们继续忽略互联网及其发展潜力，那么传播学理论将变成没有什么用的东西”的时候，许多传播学者嗤之以鼻。而没过几年，这个领域已经是传播学者们纷至沓来、口舌频发、笔尖奔忙的新地盘。

他们于是发现，传播学宗师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的论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人类传播的每一次重要发展总是从传播技术的一次重要的新发展开始的。还有美国传播学者德弗勒 (DeFleur) 和波特 (Ball-Rokeach) 早在十几年前的断言也被重新予以重视：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传播手段的阶段性发展。当然还有争议人物麦克卢汉，他的电子时代地球村之预言再度走红使他的星光重新灿烂。这一切，都得益于魅力无与伦比的互联网。

在由远古开始的人类信息交流历程中，每一次传播科技的出现，都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力量支点，都是一根更有效的杠杆，撬动人类传播历史之轮更快地向前飞驰；每一种传播新手段的出现，都是一柄击穿时空阻隔的利剑，让人们能穿越时空自由地交流。信息于是从孤陋偏狭到无远弗至，从遥不可见到触手可及。互联网络，这一柄最新最美的传播利剑，创造出的将是一个

没有任何阻碍的崭新时空。借此，岁月变得无痕，我们将在无极的时空隧道中来去自如。

信息正随时可得，信息正近在指尖！

1.1 人事往而不返，传播进而无极

萨根(Carl Sagan)在《伊甸园之龙》里写道：“这世界非常古老，而人类则相当年少。”的确，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在地球上的整个历史是那样地短暂，在萨根宇宙年历中仅仅占了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最后十秒钟，十秒钟而已！但是，如果注目于那些洞穴石壁或骨块雕刻上抽象而无法辨认的远古记录时，映现于我们眼中的又无疑是一段久远而漫长的历程。

在这样一个短暂而又久远的历史中，人类一直进行着我们称之为传播的活动，即借助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沟通思想感情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我们可以想象，多少万年前行走在蒙昧地球上的原始人类，他们彼此通过古怪的叫喊、通过共同了解的手足动作、通过标示路径的草木土石等进行亲密的沟通，以共谋生计。

我们也可以想象，就在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一百万年前的什么时候，这些手舞足蹈、奇呼怪叫从洞穴中迁出的地球初民，开始展现他们最了不起的智慧成就，他们开始说话！我们也许至今无法确切地回答佩伊(Mario Pei)在他的名著《语言的故事》里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人类选择了语言传播之路而不是其他身体姿态或非语言概念的方向？”但是，据我们所知，他们应该是借着语言摆脱了物的直接具象的束缚，也给了四肢以更大的自由。借着语言，他们在寒冷漫长的冰河年代相互扶持，在生存竞争中占到了上风。他们比其他动物更有效地利用了信息，他

们更有效地观察自己的环境，根据带回的情报作出行动决定，组织自己的社会关系，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社会的其他成员，使前人的文化积累为后人所继承。圣经里巴比塔的故事^①完全可以看做语言对于人类的意义的生动说明。

如果说语言较早地显现了人类最伟大的智慧，文字就是紧接其后人类最了不起的发明。语言传播既不能通之于万里，推之于百年。也不能保证信息在传播中不被扭曲、变形和丢失。人们在经历了结绳记事、烽火传信、口耳相授之后，用文字在无法估计的距离及无穷无尽的未来岁月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由于文字的发明，交谈了几万年的人们开始把自己记忆的一部分储存到了体外，用更多的时间处理现有信息，信息被携带到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久远的时间。文字因而成了人类岁月的记忆。

然后，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传播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5世纪40或50年代，一个叫古登堡的德国铁匠开创了万众欢腾的大众传媒时代。古登堡以及后人们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僧侣和贵族手中的羊皮书、手抄本，曾是他们垄断知识、拥有传播特权的武器，而现在，普通平民们不再需要依赖他们和他们手中的羊皮书、手抄本聆听上帝的声音和心灵的对话。

据我们所知，知识和思想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已经以文字的形式分享和保存了几千年，从某种角度来看，印刷媒介只是古老方式的一种巧妙的延续。我们先是学会了写得又好又美又简单，然后发明机器帮助我们写得更快更有效率。接着，在人们进一步开始“千里眼”“顺风耳”的梦想之后，传播媒介有了更具有

这是圣经里的一个故事，人们为了能过上上帝一样的生活，曾经试图齐心协力修一座“巴比塔”，一直通到天堂。上帝为了不让人们成功，他给人们创造了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们，因为无法沟通和协同工作，再也没能修成巴比塔。

革命性影响的进展——电讯传播。广播和电视为信息传播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通道，人类从此可耳闻八方，视通万里。无论多么久远多么广阔的现实时空一下子被拉到了眼前，形象栩栩如生，声音宛在耳边。

纵览历史，人类传播的历程，就是为了更好地交流和沟通而寻找更丰富更有效的传播媒介的革命历程。邵培仁的著作《传播学导论》中专门列有“人类传播的纪元及大事年表”，清晰地介绍了媒介变化所带来的人类传播五次革命的历程，或者说是人类传播的五个纪元^①。从语言、文字、印刷术、广播电视，一直到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发明——电脑，似乎正验证着施拉姆的断言：“人类传播的每一次重要发展总是从传播技术的一次重要的新发展开始的。”而每一种传播科技的出现与发展都在缩短着时间和空间，或者说，在改变着人们的时空概念。想象一下，当远古时代的圣经故事从古登堡的印刷机来到德国人的手上散发油墨芳香的时候；当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通过收音机的电波在美国人民耳边娓娓响起的时候；当全世界人的目光穿越 30 万公里凝视着阿波罗号上的宇航员在月球漫步的时候……还有谁的时空感觉不会变得新鲜而迷离呢？

那么，现在呢？处在电脑网络时代的感觉又怎样呢？新杰斐逊主义者们曾勾勒出一幅动人的理想场景：电子村村民傍着电脑而坐，犹如旧时的乡民傍着壁炉或者篝火而坐，凭借着数据转换器和卫星等的传送，村民可以和地球另一边的伙伴聊天、通信。这种想象洋溢着如此浓郁的田园气息，以至于人们几乎要把电脑比作未来电子村里的一种新式犁具。

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场景。进入网络时代的传播，已不仅仅是人与人的交流，不仅仅是信息的广泛传播，它其实是整个的生活。在网络前传里，曾有一个看似夸张却很形象的说法：在北

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4—398页。

京的街头，民工都挂着 BP 机；在香港菜场，老太太都拿着大哥大；而在美国，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在网上畅游。而现在，民工和老太太也都在向网上靠拢。如果我们粗略地察看这个网络所带来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身在美国的总裁和分布在全球各国的属下开个会议，不用再费钱费力费时地异地奔波，而是分别在网络的两端进行会议和讨论；在瑞士学习的儿子给在中国的父母发个电子邮件，几秒钟，只花几毛乃至几分钱就送达父亲这边，而且也许马上就可以读到父亲的回信，这在今天已如同家常便饭；许多人正和 1996 年东北大学的几位博士生一样，在中国上网到美国的某个学校上课，并且一样获得学位；英国的医生可以和我们浙一医院的医生身处异地而共同为杭州的某一患者做治疗手术，这早已不是假设而是现实；无论是美国、新加坡 还是印度、日本的报纸 在身边无处可买 但网上都有，随时待阅；沙特的公主们日日守在电脑前与法国或者美国的网上男友互诉心曲，乃至差点引来沙特王室的财政危机；科学家们再也不用独自埋头工作到时却发现几个人各顾各做着重复的研究，他们互相讨论和交流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看世界杯，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寻找到有关的你所想要的任何信息，哪怕是好几届前某场比赛中后卫用的是哪个人，或者还可以和你远在国内的同学来一场网上的足球比赛过把瘾；就你一个人，可以在网上开一个花店什么的，再小那也是跨国公司，小商人却可以做遍及全球的大生意……这些早已不是关于未来的玫瑰色的描绘，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网络正在改变着人类交流的方式，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一个全新的世纪就这样在身边展开。

无数电脑联结起来的网络，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空。轰动全球的电影《二十二世纪杀人网络》，其英文名 Matrix 的另一个意思是“子宫”，也许这里真的会是以另一种活动方式存在的生命的新起点，这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在这个时空里，我们已经感受过天方夜谭和天经地义只是一步之遥，谁

又能认定我们想象力一定追得上网络的发展呢？

人事往而不返，传播进而无极。传播历史之轮在不断加速中隆隆前行。

1.2 冷战中孵出的新交流机器

当我们今天打开电脑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系，通过互联网获得各种信息的时候，也许很难相信，这个对人类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给人类通信带来如此巨大革命，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联系得更加紧密的互联网，竟然是由美国的冷战机器哺育起来的。30年前，当拉利·罗伯茨(Larry Roberts)受命为美国国防部组建阿帕网(ARPANET)时，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用于军方通讯的电脑网络会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信息传播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革命。

到90年代，曾经被认为将要在技术中败北的美国，通过信息技术革命再次走到了世界的前面，就像语言传播时代的克罗马农人，书写时代的古埃及人和希腊人，印刷时代的中国人都因其最先发生传播革命而在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翻找美国人写的关于互联网发展历史的资料，除了追溯1946年命名为埃尼阿克的第一台电脑的出世外，都少不了提起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尽管现在人们已经可以有某某国家又在地球外撒了一把卫星之类的戏谑，但在当时，苏联的卫星却让只能上一颗被毛泽东讥为山药蛋小卫星的美国感到了落后的恐慌。于是，在苏联卫星上天的一个月内美国成立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始称阿帕ARPA)，我们今天通过互联网访问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网页

(<http://www.arpa.mil>), 仍然能够看到这个部门强调其“首要职责是保持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防止潜在的对手取得不可预见的技术进步”。

如果我们再联想到当时中国正以“大炼钢铁”、“吃大锅饭”的方式进行着“15年赶上英国”的“大跃进”, 也许更能深刻地理解那笔5天内拨下的2亿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的资金对于美国后来更加强大的历史意义。这对于那些以“美国的电话普及率已高达93%, 中国还不到13%”、“美国的家用电脑普及率已高达60%, 我国根本还谈不上普及率”为由, 认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是发达国家的事, 脱离中国国情太远不宜提倡和实行的少部分人来说也许会是很好的启发。

互联网的产生与60年代初古巴导弹危机使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状态升温也不无关系。当时美国国会担忧的是军队的通讯网络, 这种由中央控制的网络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想到, 只要摧毁网络的控制中心(比如用一颗导弹、原子弹或者别的什么方法), 就可以切断美军的所有电脑网络联系。因此, 想要计算机中心互联的实际意义就在于使那些与国防中心有关的网络经得住苏联可能的一次核打击的破坏。

当然, 在我们回顾互联网的历史时, 不应该忘记那些在互联网诞生过程中作过巨大贡献的人物。例如, 最初圈定互联网络思想的利克莱德。当他在1962年担任“指令与控制研究”计划的领导时, 他把办公室更名为“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但鲜明地揭示出利克莱德与原计划要求不同而对今天的信息传播新时代至关重要的思想, 那就是: 电脑应成为促进人们更好地进行交流的中介, 而单独的电脑只能算是储存和运算的工具, 只有建成网络, 互通有无的电脑才能最充分地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作为一个行为心理学家, 利克莱德坚信人类要求交流的理念, 他认为: 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于世界上, 而由于个体间的差异, 使人永远处在对交流的期

待和交流的途径满足不了这种期待的矛盾之中。

另一个早期重要人物，则是拉利·罗伯茨，他贯彻了利克莱德注重电脑对于人类交流的影响因而要建立网络的思想。1969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年，实现“资源共享的电脑网络计划”、被公认为互联网前身的阿帕网（ARPANET，也就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网）正式运行。拉利·罗伯茨后来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作“阿帕网之父”。

最早的阿帕网是1969年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研究所的4个节点之间正式运行的。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几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了。两年之后就有了19个节点，30个网站联了进来。再过两年，又增加了一倍。这些计算机各自处于对等的位置，没有哪台计算机是控制计算机。分布式网络取代了中央控制式网络。

70年代末，后来被人称为“互联网之父”的文顿·瑟夫，确定了TCP/IP协议（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这意味着所有加入互联网的电脑都有了一个可以彼此联系的“地址”，意味着所有的数据能够按照一定的“交通规则”丝毫不损地安全传输到目的地。

1986年，美国国家基金会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网（NSF-NET）互联网“军转民”开始了摆脱战争机器成为人们通讯帮手、交流媒介的历程。看来技术的发展和利用总有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年，也是互联网离开实验室阶段的转折点。

从1988年至今，互联网一直在以每年翻一番的惊人速度增加其主机的数量，这甚至远远超过了“摩尔定律”所揭示的中央处理器的运算能力每18个月升级换代一次的速度！

当我们今天感叹电脑及其网络给人类交流和娱乐所带来的重大革命时，也许不能忘记设计者们在电脑及网络上如此有远见的人文追求。互联网的出现无疑是人类传播方式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迄今为止最激动人心的高潮有两次：一次是由阿帕网所带来的通信方式的革命，这是以电子邮件的普遍使用

和网络讨论组 (usenet) 的大为风行为标志的。有了 E-mail ,我们的信只用一两分钟甚至几秒钟就可以到达无论天涯海角的对方信箱,其速度完全可以和电话、电报相媲美,价格却便宜几十倍,而且也不用像电话那样,必须对方在场才能联系。有了 usenet ,世界各地的任何人都随时可以加入到任何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中与全球各地的任何人“谈话”。

另一个高潮是由伯纳斯李和安德里森带来的网络使用方式的革命,这次革命的明显标志是环球网和网络“浏览器”的普遍使用。这意味着,从 1993 年开始,通过互连网络所看到的不再仅仅是文字,互联网开始有了图片,现在又开始有了声音和动画,甚至还有了小电影,而它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使互联网真正成了交互式的。

1994 年,诞生了一批为用户提供搜索网页目录的公司,如 Yahoo、Infoseek 等,这些都为互联网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奠定了雄厚的技术基础。

1995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不再向因特网提供资金,从此互联网完全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

事实上,在信息社会互连网络还只是基础,是先驱,是演示,它最终还将融入真正的信息高速公路,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93 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美国克林顿政府雄心勃勃地打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王牌。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就是用数字线路把全美国连结起来,将电脑与文字、数字信息、图像、声音结合在一起,是计算机系统、通信网络系统(这不仅是光纤通信,也包括卫星通信、CATV 网、Internet 网等多种手段)以及各种信息库组成的一个整体。它能借助遍布全美乃至全球的电脑网络系统,提供多媒体形式的信息,实现各种各样的服务 ,

〔日〕石井孝利：《日本多媒体高速公路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 年 第 1 页。

作为国家信息基础工程 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跟进。1993 年欧共体提出建立欧洲信息高速公路，同年日本政府宣布建设“信息流通新干线”，1994 年中国作为第 71 个国家正式接入互联网，也宣布自己的发展高速公路国家计划……这恐怕很难用赶时髦或头脑发热来解释，它实际上表现了一种对跨世纪、跨千年的重大发展机遇的明智态度。

纵观网络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技术的发展源于社会的需要，科技提供了工具、手段和潜力，而社会行为者则开发和利用科技，重塑社会交往的形态。人们拓展交流新时空的无休止的追求，使传播革命一波接一波地推动人类传播活动的前进，随之拓展出崭新的生活。听一听 1997 年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时克林顿通过 Internet 向全球实时广播的就职演说吧：“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黎明期，人民现在就必须作出选择，去造就信息时代和全球社会的力量。……新时代在逼近，我们已能看见它宽广的轮廓。10 年前，Internet 还只是一些物理学家的神秘领地，今天则已成为数千万人司空见惯的百科全书……信息时代的知识和能力将不再仅由少数人拥有，而将由每一间教室、每座图书馆和每一个儿童所拥有。”^①

1.3 走红信息传播领域

从技术上看，网络传播是在各种新兴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网络传播的核心要素来看，则应该包括 3C：即计算机技术 Computer、现代通信技术 Communication、传播内容

转引自王全德：《Internet：世纪之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7 年，第 135 页。

Content 在计算机方面,计算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而价格越来越便宜,能够在计算机上表现出包括声音、图像、文字的多媒体信息,图形用户界面的出现也使计算机更加易于使用。在通信技术方面,卫星技术和光纤技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根头发丝般细的光纤能在不到 1 秒的时间里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29 卷的全部内容从波士顿传到巴尔的摩,这为互联网上海量信息传送提供了技术支持与物质基础。而第三个 C,也就是这些技术支持下人类传播的信息,才是直切我们生活的关键。

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是最有渗透力和消解力的无所不在的活动。互联网络在普通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的运用,也许并非这一技术革命的初衷,却是技术面对人类传播之轮时顺理成章的结果。我们可以粗略了解关于互联网上所承载的信息量——

如果数一数网络上的电子邮件信箱,那绝对是一个超过几个亿的庞大数字,如果要算一算时刻穿梭于电脑之间的电子信件,则更是一个难以计算的惊人信件流。

如果看一看网络上日日夜夜人气极旺的 BBS 聊天室,会发现处在地球各个角落素未谋面的人群在这个庞大的虚拟茶馆中吞吐着无始无终南腔北调的海侃。

如果找一找网络上可检索的网页,大约在 8 亿左右,这些网页分布在约 3 000 万个服务器中,其中包含约 15 亿比特数据信息和 1.8 亿幅图像,功能最强大的网上搜索引擎仅能覆盖不超过 16% 的网上信息资源。

从历史看来,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象征性媒体,自古登堡以来的纸质媒介,20 年代的收音机,到 50 年代的电视机,无不由于在某项技术发明中注入特色的内容而使之步入大众传播领域,成为所处年代的主流媒体。而现在,热点转移到了互联网络,互联网有可能成为新一代主流媒体。互联网在大众传播中

的应用，打破了该领域与通信、电子及其他领域的界限，为传统的大众传播活动增添着新的内容。

大众传播对网络的应用，当然首先得益于 WWW 和浏览器的出现。1989 年，位于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的伯纳斯·李(Tim Berners)提出软件与网络协定格式，创造了浏览文件的能力，其关键在于“超链接”。当点击文件中标上注记的文字和符号时，电脑会自动即时跳跃到那一处。这就是后来被广泛应用的万维网。

如果电脑能给我们的一直是最初那种令外行不知所云的打孔纸，那它就不会成为今天普通人的重要传播媒介。而事实却是，1993 年，美国伊利诺大学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师生开发成功 Mosaic，使终端客户可以方便地浏览信息与下载软件。1994 年，网景公司(Netscape)将开发的浏览器 Navigator 放在网上供人下载。就是这些浏览器，使网络真正踏上了传播之途。

纵览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历史，在每次新传播技术诞生之初，旧媒介总会悄悄试探向新技术借壳生长，新技术则由于自身独立的媒介逻辑不成熟总是向旧媒介借用内容支持以寻求扩张。就像报纸诞生之初，它的小说连载就有鲜明的书籍特色；而早期的广播在报纸的严密控制下则从名称到结构，到整个信息源都沿用报纸，而一旦广播的便携性收听、现场感、实效性等特色借助欧美大萧条和战争的机会鲜明凸现出来，并有了自己的独特形式，则必然借此在传播领域扩张，挤兑报纸；电视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则不可避免地搬用报纸和广播的内容、电影和戏剧的形式，而一旦渗透和兼容到个性独立之后，就迅速对报纸、广播等媒介形成严峻的挑战，于是报纸和广播收缩阵地，往深度开掘自己的优势。大众传播的媒介格局，就这样进行着不断地调整和平衡。

互联网当前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和对现有媒介格局的冲

击，也是从悄悄渗透和干涉传统媒介、传统媒介同时向互联网络转移开始的。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圣何塞信使报》与网络初次结合，此事并未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而到了 90 年代，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网上行则成为最抢眼的潮流之一。

在中国，最早踏上联机网络的报纸是《杭州日报·下午版》。1993 年 12 月 6 日，该报通过该市的联机服务网络——展望咨询向该网络的 10 000 名用户发送。最早跨上因特网快车的第一家报纸则是《中国贸易报》，1995 年，这家报纸每天上网的文字量为 1.5 万字。到现在，中国约有 800 家报纸、广播、电视之类的传统媒介上网，不在网上的主流媒体已不大找得到了。1998 年联合国新闻大会上正式提出第四媒体的称呼，全球网络媒体协会、中国网络新闻媒体协会也先后成立起来。互联网开始正式迈入专业传播领域。

在美国 如果按照 20%普及率的标准，互联网络已是当之无愧的大众传播媒体了。

然而不止于此，网络上自生媒体也在日渐增加，凭借对新媒体天生的亲近优势，发展得红红火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一个莱温斯基，一份斯塔尔报告，使得悄悄渗透着的网络在信息传播领域一下子走红，成了传播界的新宠。

然后，有了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世纪结合，从市值上看，貌似平等的合作其实是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不动声色的吞并。

网络正以其巨大的威力和魅力，旋风般地横扫地球，席卷人类的一切生活；网络传播，在旋风中冲到传播历史之车的最前头，以兼容并包的态势逐渐成为传播领域的核心。

美国的一般标准，当一种媒体使用人数达到人口数的 20% 以上时，此种媒体即可称为大众媒体。

1.4 时空隧道新穿越

每一回传播技术的改进之所以列为传播革命，之所以能带给人一个全新的时空概念和生活方式，其原因在于这种技术（或者说方式）不同于以往技术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其拥有比以往媒介更强大的力量，能够更有效地击穿时空阻隔，穿越无极的时空隧道。

相对传统的大众传播而言，网络是一个充满崭新特点、极具魅力的传播平台。我们可以粗略地来看看网络传播的一些新优势。

（1）双向交互性

网络传播与传统的印刷传播、电讯传播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双向交互性，或者说是互动性（这是新传媒的本质特点），由此有人把这个新的传播纪元称为互动传播纪元。网络传播的其他属性，比如传播的广泛性、时效性，传播方式的书面化、图像化等，传统媒体也同样拥有，它们之间只是具有量的较大差别罢了，而互联网的交互性，或曰彻底的交互性，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质的飞跃，因而具有革命性。而网络新媒体对旧媒体的影响，在本质上讲，就是以网络的互动性对长期习惯于单向灌输的传统媒体的深刻改造。

电脑网络这样的新媒体有向使用者“回话”的能力，就像一个人参与交谈。这一点是旧有媒介所无法做到的；它也比面对面的传播更具潜力，可接触更多的个人，虽然它的互动性使之更像人际互动。所以，这种新的媒体综合了大众媒体与人际通道的某些特质。

事实上，互动性应该是传播过程与生俱来的特性，它不只属